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

九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一補

雜文

原道

本傳云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以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詩話洪駒父云古人文章少謹布置如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與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也譬如山林園圃自有首尾前後原義則非所謂道德矣其立仁義也豈不既大矣乎叙異端之汨正道又歷數古

韓十一

一

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以治天下如此佛老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如彼反復皆數疊而後結之以治天下中庸之道言堯舜禹相傳之仁義非吾曾聽之論也若堯典自稽古帝堯至格于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言脩身以及天下也於是命羲和言天事若采若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若三才之道既備則繼之以堯位終焉然則自上古有文章則繼之以堯講學之士何可不知也補註原道解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衍作五原師說等十數篇而左右六經誠哉是言也蘇內翰常謂六一論大道似韓愈又曰自孟之後能將許大見識焉求古人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獨子由與張芸叟皆謂不然子由曰自佛入中國



與夫子之道教並行末俗因習其敝至有
立浮屠作道場廣精舍迎佛骨末習之
敝然也以吾夫子之教後世猶有飾六
經以文蕪言况彼方外之教哉愈徒見
末俗之事迹而併斥之過矣蓋愈之學朝
夕從事於仁義禮樂之間自形而上者
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指道德為虛位
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為知道工於為
文者道則未聞也韓愈上下篇亦謂愈為
文士道則未聞也曰昔張籍嘗諷愈排
釋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
而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
原道曰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又曰
吾所謂道德云者復有虛位定名之辨
曰合而言之矣豈復有虛位定名之辨
哉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
漢佛于晉宋齊梁夫道安可火而佛老
邪所以或燼或炎迭盛迭衰者皆教也
原性曰性之品三而所以為性者五曰

第一

二

仁義禮智信也情之品三而所以為情
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慾也愈之意其
以醇者為性雜者為情然君子秉仁義
而無惡慾是無情者也嬰兒生能啼笑
知飢乳是無性者也原毀曰責已重以
周待人輕以約其言責已則思欲為舜
周公待人則一藝一善足矣中庸曰君
子之道夫婦可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知孔子後生可畏焉知來者
之不如今吾安敢以一藝一善期天下
之人哉又其原人曰日月麗于天百穀
草木麗于土主天地可矣至於禽獸各
自聚散飛走以從性豈願人為之主哉
凡此皆詭辯不經抵牾於聖人者也子
由所六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
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所言蓋少作也
今其畫墁蓋刪之矣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也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易載孔子之言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道有君子有小

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

見者小也史記老子楚苦縣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見

周之衰遂去莫知所終其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

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謂道非吾所謂

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

韓土 三

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者一有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

也一人之私言者一有也王雱曰揚子云老子之

則韓子謂老子之言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何

也曰揚子取其道德之本韓子取其道德之用

若乃用者所謂仁義禮樂者周道衰孔子没孔子

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卒於魯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計以周靈王時生敬

卒火于秦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

黔首巨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黃一無老子漢

前漢藝文志道家者流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

六篇黃帝君臣一篇雜黃帝五十八篇註云起

六國時與老子相似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

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竇右景帝之

母孝惠元年曹參為齊相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魯盡召諸老先生問所以安百姓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室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相佛于晉宋齊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梁魏隋之間

東晉孝武帝宋明帝齊世祖梁武帝魏太武帝隋文帝皆崇奉佛法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

謂周襄之時

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註云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列子註云揚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

人後於墨子揚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已不枚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然按陸德明

揚戎字子居恐不入于墨則入于老

謂秦漢之間不入于佛

謂晉宋齊梁之間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則附之出則汚之噫

韓十一

四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

筆之於其書家語孔子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

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評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

四稱古者皆指帝王之世今之為民者六加

佛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
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
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
而顛墜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
贍其哭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
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
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
怠勸與倦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
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莊子注云符者分而為兩
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

韓十一

五

契也璽者王者之玉握之以攝君天下也前漢
志十斗為斛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
物平輕重也師古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
日鍾者稱之權也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此莊子
胠篋篇
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
牙以爭其食也其一無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農出粟米麻絲工
作器皿商賈通貨
財財血音眉永切說文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
飯食之用器也象形

君臣不能無一本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其所以為失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

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謂佛老之

害前漢藝文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

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

也及後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此君人南面之術

任清虛可以為治按景德傳燈錄佛家嗚呼其

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

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

殊其所以為聖一也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

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夏葛而冬裘渴

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之其一作

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

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禮記大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

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

其天常

法言曰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註云天常五常

也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

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周襄道喪夷狄之

晉鄭中國之侯伯反從夷狄之亂則中國之人

幾何而不為夷也春秋安得不為之作而救之

哉故孔子進吳楚黜滕杞經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論語孔子之言亡無也傷時諸詩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頌閔宮詩之文鄭云膺

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韓一

七

本乎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

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教一作

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而

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

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

盡其哀郊焉而天神假至也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

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東坡云韓愈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言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揚雄言老子謂之道德有取焉爾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學為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為救時反本之言為無取尚可怨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理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

韓十一

八

文

去遠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

而天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王荆公云禮樂之壞聖人所深惜老聃莊周何其不仁也不悉取百家焚燒之則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韓愈所謂不塞不流者善言也歐陽公本論云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

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

樂而趨焉則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

然之勢也豈必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

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世之幸者當讀韓非惟不知道又且下筆泛濫觀其言曰堯

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

繫之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韓子之文如長江大
河執事之家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歐陽
自為一文也然則歐陽子始東坡常尊之以謂論
論韓子者當自歐陽子始東坡常尊之以謂論
大道似韓愈
決有旨哉

原性

補註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
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子者而折之
以孔子之言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皇
甫持正杜牧之皆唐之聞人而李皇甫
則從公游者也習之置孟荀楊之論本
中庸作復性書三篇歐陽公曰此中庸
之義厥尔智者議其性當復中庸愚者
雖讀此不曉也祖公之意而終之曰孟
言性論大抵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
子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

韓士

九

言人性皆如築路則不及者斯怠矣書
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
後動則孟子之言合經為多牧之作三
子言性辨其略以謂喜怒哀懼愛惡欲
七者情出於性者也荀言人性惡比二
荀得多矣至王荆公號為道德性命之
學其作原性則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
行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
也而五行不可謂之性此愚所以異於
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
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情有情然後
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愚
所以異於孟子荀子以惻隱之心此愚
有之因以謂人之性天不仁必也怨毒
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性善
而人皆果無之乎荀子曰其為善者偽
也又曰陶人化土而為埴埴豈人之性
夫陶人不以木為埴者土有埴之性也
烏在其為偽也埴之言似矣猶未离乎

以習而
言性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
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
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
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
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
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
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少有焉則少反
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
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

韓十一

中

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

禮記禮
運之文

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取其

一作於

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
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
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善滕文公見孟子孟子稱堯舜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惡論性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
待絜括然後直鈍金必待磨厲然後利今之
性惡必待師法然後治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
惡混修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
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夫始善
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

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

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焉育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食也必以賄死遂不

視後昭公十四年邢侯殺叔魚叔魚楊食我之生

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左傳昭公

初晉叔向娶於申公巫目氏生伯石一名楊食我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

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

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是年夏

六月晉殺祁盈及食我越椒之子文以為

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左傳宣公四年初

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

之聲弗殺少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

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

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餓

而及子越為令尹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

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疑疑然后稷

之子其母有郤氏曰姜原出見巨跡踐而身動

居期而生生民詩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

不副無災無害又曰誕實匍匐克岐克疑文王

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

煩國語晉胥臣之言註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

舜之均堯之子商均皆不肖文王之管蔡管叔鮮

旦專王之室管蔡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習非不善也而卒

為莛藿叟之舜鯨之禹舜父叟禹父鯨習非不惡也

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

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

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

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

也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曰今之言

性情一無字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

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韓十一

十一

王龜

補註公之責已待人論則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也責已則欲為舜人則一善一藝而足則秦誓人有技若已有之是也怠與忌則冒疾以惡人之有技者是矣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

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

孟子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

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

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

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

公者責於已

一本無責於已三字有而為之大聖人也

曰彼人也

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

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無

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

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以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

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忘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

韓士

古

昌

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原人

補註自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以下至篤近而舉遠堯舜三代之主所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鳥獸魚鼈咸若用此道也或曰聖人一視同仁不幾於墨子兼命九官以蠻夷猾夏命皋陶作士至疇若子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終之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所以戒勅之者一也豈謂其掌禽獸夷狄而別異之乎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

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
謂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
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
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
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
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
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補註 公讀墨子曰儒譏墨明鬼而孔子云云公於是作原鬼

韓十一

十五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
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
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鬼無
氣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
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
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
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
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
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
聲者鬼之常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

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神註此與神降于華鑿其德同意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一無不能無形與聲者七字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行難

韓十一

十六

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以名篇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

陸先生參吳郡人見弟四卷何如曰先生之賢聞於天

下是是非非身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

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常往

間往伺其問隙一作問客席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

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禮記檀弓

誅自魯莊公始鄭云誅累也累其功德以為謚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誅

之也一作非過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

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誅而任

之耶先生曰否吾惡烏路切其初不然任與誅也

何尤尤甚也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

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敬子管仲也事趙見禮記雜記下趙

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文子晉國卿名武趙胡之子鄭

云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管鑊也庫物所藏事見禮記檀弓

下夫惡音烏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

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

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焉而可謂今之天

下無其人耶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

曰聖人之不世出賢人之不時出千百歲之間

韓士

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

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其母也先生曰然他

日又往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

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乎朝凡吾與者若

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

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一作其細者邪先生曰固

然吾敢求於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

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

充其位也邪充猶稱也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

詳且微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

不如以孟軻好辯故也

對禹問

補註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堯子丹朱舜子商均

皆不肖故堯禪舜舜禪禹禹之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史記徐廣曰舜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

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

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慮民也大禹

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

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

韓一 六

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禹

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

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

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

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

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

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

聖人也不數色角切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

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

受其禍一作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

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
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
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萬章問人有言至於禹
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
於子有諸孟子以此為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
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
之辭

雜說四首

龍之嘘氣成雲雲因非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
而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

韓十一

九

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
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
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
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
龍既曰龍雲從之矣易乾卦孔子之言龍
以喻君雲以喻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
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
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綱紀者脉
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
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

作一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

者紀綱存焉耳史記徐廣曰夏從禹至桀十七

四百九十六年皇甫謐曰周秦之王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

紀綱亡焉耳秦始皇并六國有天下至子胡亥

不相襲始者一也故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

也脉而已矣四海一作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

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言者

謂之扶與之一作持與之天易曰視履考祥善計善醫

者為之履卦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注云禍

韓一 二十

故可視履而考祥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

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

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

聖人一無者其首有若牛者帝王世紀神農氏

有聖德教天下種其形有若蛇者太昊包犧氏

人首有聖德女媧氏其喙有若鳥者白虎通曰

是謂其貌有若蒙俱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

首蒙茸然故曰蒙俱韓侍郎正謂公也今考為方相兩

目為俱音欺韓侍郎正謂公也今考為方相兩

此語涼注荀子以大評事元和侍郎此語豈親

授於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

有平脅曼膚曼美也楚辭天問云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蓋謂紂也顏如渥

丹美而很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

之人耶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

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王逸注楚辭伯樂姓孫名陽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

馭故以為名列子云伯樂素然後有千里馬漢

紀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踊石汗血汗從前

肩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馬援云昔有騏驎一

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

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一有字之手駢死於槽枥

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

一石今之食馬者食去聲下不知其能千里而

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

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

也策之不以其道策馬也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

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

呼其真無馬也邪其真不識一作馬邪

讀荀子

前漢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註云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顏師古

曰本曰荀况避宣帝諱故曰孫補註荀子非十二子以子弓注仲尼以性為惡以禮為偽豈非公之所欲削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矣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出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子于漢註見上原道篇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韋士

士

道

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宋景文公筆記云韓退之稱孟軻曰醇乎醇者也至荀况楊雄大醇而小疵余謂未之盡孟之學也繼醇於用緩荀繼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

讀鵝冠子

前漢藝文志道家流有鵝冠子一篇註云楚人居深山以鵝鳥羽為冠鵝何葛

切似雉而唐志云鷓冠子三卷此六上六篇豈漢時遺闕至唐而全耶抑唐志所謂三卷即十六篇也

鷓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註者十有二字云爾雅甗壺也國語曰苦甗不才於人共濟而已註云佩瓠可以渡水

讀儀禮

卷十一

廿

補註唐明經有三禮科儀禮其一也今其書具在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鄉飲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祀禮少牢饋祀禮有司凡十七篇漢鄭康成註其喪服子夏傳云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一作行於今者蓋寡自冠

禮凡七篇公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

一作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

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

雜說一作家一作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

其大要掇拾也音竒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

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

哉

讀墨子

前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米稼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王荆公去墨翟非亢然詆聖人必自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莊周亦然故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補註太史公論六家相要有墨家及為荀卿傳又曰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公作讀墨以謂孔墨不相用不足以為孔墨其意並謂四者耳然則孟子辯而

韓十一

共

闢之何邪王荆公詩謂兼愛為無父而斤固其理孔墨必相用天下寧有此而不知孟子所謂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則亦歸斯受之而已矣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

向晏云大人即聖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孔子

言居是邦也春秋譏專臣孔子作春秋內大

其大夫之賢者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

濟眾為聖孔子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不兼愛

哉孔子賢賢子夏之言孔子曰以好以四科進褒

弟子四科謂德行言疾沒世而名不稱病也

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子或曰出

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
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
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
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
不足為孔墨而為長古語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
不狃煖其非中以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
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
貴儉養三老者五經是出於兼愛選士大射是以
宗祀嚴父是以尚同此鬼順四時而行之是以非命
視天嚴父是以尚同此鬼順四時而行之是以非命
此莊子孟詢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
子之書孟詢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
聖人揚墨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道必用墨子墨子
其說哉

韓十一

廿五

孔子抑何乖刺如此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
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揚墨
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社而以言侏離矣故推
尊孟子以為其功不在為下意以己之排佛老可
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予盾可勝
其說哉

新刊 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二

雜著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去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恠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

楠構櫨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士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狝苓也

本政

周之政文旣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諛此之政敬矣矣於

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貞曰
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
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
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
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
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
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
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得民以
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
伏文兒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
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
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
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窳窳
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
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
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
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
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

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
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
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
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
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
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
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
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
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
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
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
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癯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

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

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
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
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
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
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
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
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
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霽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
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
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
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去不欺
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
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
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後漢三賢贊

王充者何曾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

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
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
謝姓夷吾上書爲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
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憤世著
論潜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
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
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
後果敗以此有聲倣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

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
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
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耶
嗚呼先生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
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
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
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

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之類是也與蒞

丘同音烏 蒞草名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

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

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

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孔子

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

相公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

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

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上六六 車集卷十二 士 潘暉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惟宦官

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

諱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

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

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

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

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
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寢寢兮將墜風伯
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
鬪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
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
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醱之氣將交兮吹
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
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
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
誰汝傷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
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卓先生集卷第十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壅邦其傾矣旣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



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
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
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欲以其業徼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
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
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
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
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
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
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

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
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
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
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累月又有
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
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
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
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
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

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勢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勢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

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錯施為不失其宜且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

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闕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過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蜂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
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二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

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秩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見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
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
籍云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
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
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
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
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
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
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

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吾後之產茲土也以久矣今欲
明于大君紀丁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
王余抑也奮肆姁媮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
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
斯人兮不忘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
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
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
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
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實
聯瓊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䟽風氣
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
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器童噉劫
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
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
熏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孰旣庶而豐人力有餘
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

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
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
河之法法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
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遊異日從
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鬻却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
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
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竦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
竦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原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覲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
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嶺蟻狃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飮聞而馱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

旼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隣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闕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

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闕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拍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

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
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
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
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
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
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
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
冑之屬鉗盂簋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靈矢博
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

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狐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
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
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
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
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
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
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
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
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

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數言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

京師再進再屈口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灑灑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

王勃作游閣序

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脩閣記並題在閣

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

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

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
破闕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
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
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
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
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
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卅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
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
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
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
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
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
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
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
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
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
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美得其十
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

記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